

朱子學歸

一



朱子學歸二



朱子學歸三



212

1

朱子學歸一

鄭端軒

中華書局

朱子學歸二

鄭端輯

中華書局

242
1

朱子學歸

三

鄭端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朱子學歸 三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朱子學歸

此據畿輔叢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朱子學歸序

古之爲學者一。今之爲學者三。訓詁也。詞章也。儒者也。佛老刑名之說不與焉。欲正所學。必以眞儒爲歸。欲歸眞儒。必以聖賢爲則。聖言之載於四子五經者。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昭示流布。幽明巨細。靡不畢該。後之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求道而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循流昧源。泥文忘義。甚至象數名物。尙有不能盡知者。又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自宋儒周程張朱五子者出。發微言。闡大義。直探孔孟不傳之旨。於是聖學晦而復明。道統絕而復續。故朱子傳註經書。已集大成。又掇取周張二程遺文。爲近思錄。書成。直命曰四子五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明儒高景逸亦取朱子文集語類。倣近思錄爲節要。而序曰。學者欲知前聖後聖符合處。此其要也。自宋明以來。集五先生之書者多矣。未有如近思節要之精粹而切實者。余讀近思錄最久。求節要數年。不得。得朱子文集語類。見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將欲從之。心目交困。時明時昧。時作時輟。而不得所由入也。因擇吾力所及知者。隨筆摘錄。積而成篇。其所不及知者。則闕焉。以俟後之君子。義例大概倣近思。而間有增損。輯成二十三卷。繕寫將半。天台楊廣文郵致節要一冊。取以相質。亦不至大相刺謬。至於學業精粗。用心疎密。則有不可強同者。嗚呼。景逸節要。進乎道矣。吾所錄者。猶未離乎器也。然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吾將以茲錄爲節要階梯。因節要。近思。以達於四子五經。舍朱子其誰與歸。

朱子學歸序

康熙癸亥夏六月戊子。棗強後學鄭端謹序。

朱子學歸目錄

德性 訓義 講學 格物 讀書 天地 聖賢 異端 存心 持敬 主靜 克治 家道

朱子學歸目錄

朱子學歸目錄

出處 政事 治道 禮樂 刑罰 井田 荒政 學校 教化 詩教

朱子學歸卷一

德性

棗強鄭端輯

朱子曰。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謂纔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爲。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爲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而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

孝。獮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後方能及亞於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爭這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以異矣。

問堯舜之氣。常清明沖和。何以生丹朱。商均曰。氣偶然如此。如瞽瞍生舜是也。曰。瞽瞍之氣。有時而清明。堯舜之氣。無時而昏濁。曰。天地之氣。與物相通。只借從人軀殼裏過來。又曰。人氣便是天地之氣。然就人身上透過。如魚在水。水入口出腮。但天地公共之氣。人不得擅而有之。

此身只是箇軀殼。內外無非天地陽陰之氣。如魚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

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即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才感必應。

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與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

答連嵩卿曰。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便曰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尙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卻去上頭。別說一般元妙道理。雖若混濛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

答廖子晦曰。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在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旣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燭蕭灋

豐。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蠱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安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概以理爲主。而亦兼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謾爲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聖人亦只是略爲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

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歿而精神上合於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於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象。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如周公金縢中。乃立壇墠一節。分明是對鬼。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旦代某之身。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於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才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你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卻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才多藝。不是如此。他止是要代武王之死爾。

太極說○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